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　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劒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笫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覔覔物

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完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林氏冨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圬墁既畢明日墻

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材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斸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袞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

巨斧入一層家層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𨏥遞鋪若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石死斧下焦山湛老說

食鱔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鱔魚誤吞其鉤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鉤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

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荅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迴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

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擴藥服之少頃即甦
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
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
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覲子異日必死於兵
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
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
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
犯縉雲吏氏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者據主
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

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自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從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凛然官吏重足正坐聽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叱而升詠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㛹㜊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即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泓擻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奉章

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閭丘寧孫叔永說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户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

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隅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譊譊不已然既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爲鬼凡用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

符今不敢留顧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即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即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

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衆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持牒盡索神將既寤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

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寘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門人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杭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注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

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劒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真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燎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群盜既息一僧出力丏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即其宮爲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

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爲學校疑若冥數云 縣人崔嵓叔詹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坡先生居儋耳有䖍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時託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雖陽世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

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因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脣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

脊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胷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麪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一犬甕畜僵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麪與水漿令積于此日使盡三柸又有鬻餳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緞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

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即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柰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徙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

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愈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詒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遡作記

鼠壞經報

邵武泰寧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為窠是以獲此報 黃文誉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魘甚患之夢有教者曰恒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卧古

驛中亦無苦至今不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旻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户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旻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誚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旻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

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旻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鍾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旻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亨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

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櫝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既而斷裂作九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即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即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禬事又素所不信但黙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棰撲于廷如鞫問狀諸鬼

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内一鬼乃書䄇作九者獨戰慄懼於唾壺中探取九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謦厲而去周渙然寤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汸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十八事

狄偁卦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薌林向伯共子諲自致仕起貳版曹偁爲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

中書舍人潘子賤　良貴　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勤聖聽向子諲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爲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干之已而各丏外向章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　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　鄭次　南説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臾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圃内也水上身没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

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嵊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傅世修說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辱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鉤鉤下有驤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

默念車有軌軌者晷也常　　而不利又三
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
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
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騶龍之義既奏
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傳所試卷在
其房中勾龍狀皃甚偉而富騶須乃盡曉畫中
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説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

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討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禄歸鄉就携迓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

但不抱子而詢所賫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旣閲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即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

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卧內笑曰在此待子
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
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
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
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
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
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從不敢遂如初
少時自埀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
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

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即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即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傅世修說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僧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壬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

十餘斛或取碎之每㲉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鱓然雞猪食之輒死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卯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嘗取其卯碎之實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

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雷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户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卧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劉邦翰子宣說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

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全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竊窺窻閒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

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旣出門詢回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按間積巳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肅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邢懷玉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内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

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薄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鄭彥和知剛說

謝希旦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希旦來拜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鍾問之則謝生正以

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竇氏子為希旦後身昭招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予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毋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熊行第三）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

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遥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夢矣爾毋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 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叅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

官緑袍滿面皆猪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頷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左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其家干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

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儈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閽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昔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聱牙可畏鄭

氏皆懼即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閱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馬簡冤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

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書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援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髁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

日爲官人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具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即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内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爲供而行自是所

至不蓄猫鼠亦不為害

魚顧子

井度為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閣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即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目往來顧

之至成魚乃去或毋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七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

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
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絶不茹葷至四
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
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
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筆疏數事大抵以
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
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
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
夢所居巷陌間旙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

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城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啓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鬟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〻徐入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牕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

時讀遍書 三 曈曨瑞日照觚稜溶曳祥煙遶棟甍松檜雅知人趣尚風來徧作步虛聲 四 側金壇畔虬松老甃玉池邊綬鶴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数聲鳴鳳在脩篁 五 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 六 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 七 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鬟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有取蟠桃正熟時 八 潮人陳安國嘗叙其事昉後更

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
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娶山鬼

建州人氾周翰爲潭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啓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凡石及紙錢耳蓋山魈類也

王刋試卷

梁山軍人王刋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刋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寧五年赴省白晝遇黄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刋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刋官至朝奉郎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

氷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五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吴仲弓

鄭州人吴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痕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目命家人作炰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

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郎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勘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

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五事皆張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燿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曰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携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

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真珠莊嚴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子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一月而生一子纔逾月聞人誦經聲雖正啼哭必止董為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晬董偶問之曰汝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

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貪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 董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斸土視之得黃金一

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景直從弟景邁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傳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携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

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貿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王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户外屨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封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俊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

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
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
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弟
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
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
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
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言
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
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逍官

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
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
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冦陸德叛燒刼居民殺害官吏
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爲賊黨縛去德自臨斬
之已脱衣搦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
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動

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爲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鸛坑虎

羅源鸛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簥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合省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

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内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群争赴之覺胷間如萬箭攻鑽是

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厠蟲下如傾命僕以僕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抛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鄉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

十餘鴨是日歸於数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黄主簿畫眉

黄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室取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黄氏畜畫眉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爲遭猫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

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食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為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為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為江神所錄為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屨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

去矣毋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自具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

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自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

盗 王嘉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